

教师节 9.10

原来师生一场，本是不断目送背影的旅程——我们在彼此生命里种下星辰，哪怕隔着山川湖海，那些星光也从未熄灭。

未了的师生情

□黄红彦

书房窗台上的相框积了薄尘，指尖擦过玻璃时，泛黄的照片突然有了温度。那些被时光淡忘的笑脸，像浸了水的宣纸在记忆里晕开。三十载教学生涯如同一部未装订的书，字里行间藏着太多没说出口的牵挂，以及被日子酿成遗憾的注脚。

记得初登讲台那年，遇见总坐在后排的阿远。他常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却会在作文本里写下“想带妈妈去看海”。我把参考书悄悄放进他抽屉，他便用攒了一周的零花钱买糖塞给我，糖纸在阳光下亮得像他的眼睛。我们曾在图书馆共读诗集，在操场看晚霞染透云层，却没留意孩子们的依依不舍。当我开始刻意疏远，那个暑假前他留在宿舍的信，至今还夹在泛黄的备课本里：“老师，如果您要走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？”彼时只想着前路茫茫，却没读懂信未晕开的墨迹，是少年未说出口的慌张。多年后在公交车上，他抱孩子的模样让我喉头哽咽，而他欲言又止的眼神里，是否还藏着当年未被接住的期待？

化工班的十二个孩子像十二颗小太阳。两个男生总抢着擦黑板，女生们会把晒干的桂花塞进我教案本。我用卡纸做教具，带他们在实验室偷煮红薯，粉笔灰落满肩头时，他们会突然唱起跑调的歌。我说“等我回来”时，他们把教室后门的梧桐树画成约定的记号。后来他们寄来的毕业照里，每个人都站在树下，信封里还有字条：“老师，我们考上大学了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看梧桐开花？”如今想起，那句“抱歉”太轻，轻得载不动他们等了四季的目光。

去年带的班级只相处了半年，却在黑板角落发现他们画的“班主任漫画”：扎马尾的我举着戒尺，旁边写着“其实她笑起来像棉花糖”。援疆通知来得突然，离别的班会课上，最调皮的男生红了眼眶：“老师，暑假我们去看你好不好？”原本我们约定暑假相见，共享欢乐时光，却不料我突遭疾病侵袭，面容憔悴，生怕自己的模样会吓到他们，于是选择了避而不见。这一推，便又只能等到明年了。

现在手机里还存着他们的定位：“老师，这是我们打工的奶茶店，等你来喝免费奶茶呀！”

暮色漫进书房，照片上的笑脸在昏黄灯光里渐渐清晰。原来师生一场，本是不断目送背影的旅程——我们在彼此生命里种下星辰，哪怕隔着山川湖海，那些星光也从未熄灭。就像阿远信里的海，化工班的梧桐树，还有孩子们攒下的奶茶钱，都在时光里长成了会发光的约定。或许某天在转角重逢，不必说“对不起”，只需像那年开学第一课，轻轻叩响讲台：“现在我们开始点名。”

这份未了的情，原是时光留给我们最温柔的伏笔，等着在某个花开的日子，酿成重逢时最清澈的目光。

先生的“大义”

□刘波

无意刷到一段名为《大义先生》的视频，画面里戴眼镜、穿着旧西装的中年大叔蜷缩在街角，双手因饥饿微微颤抖。路人询问后方知，他是深山里的教师，为留守儿童购置书本花光了回家的路费。

尽管视频有少数网友质疑，但在短短四天，仍收获了近30万个赞和2.5万多条评论。其中一条留言说：“真假并不重要，有这样的事，相信有能力的都会帮。”还有一位网友说：“今天，我终于看到先生身上的大义，先生受我一拜……”这样强烈的共鸣，正源于人们对教育本真的深切期待。

其实，这样的暖心故事从不是个例，因为教师是社会的一盏明灯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在乡镇工作时，曾采写过一篇记录阜宁中学一名贫困学生求学经历的稿件。他考上西南政法大学，却因凑不齐学费忍痛放弃。他的老师得知后主动找他，不仅鼓励他复读，还承担了所有费用。一年后，这个学生终于叩开了北大的校门。采访结束，这位教师还再三叮嘱我，多写学生的刻苦，不要写他所做之事。这两个故事虽相隔多年，却在时光里沉淀出同样的温情底色。

在这个追逐光鲜的时代，总有一些身影用朴素的坚守，温暖着岁月的风霜。就像那位被网友点赞的“大义先生”，衣衫或许沾着泥土，眼神却藏着穿越迷茫的光亮；就像那位资助学生的老师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承诺，却用掌心温度焐热了少年的梦想。而更多平凡的教师，在黑板与课桌间来回穿梭，红笔批注里的圈点勾画藏着细致，课间走廊里轻声絮语藏着备至的关怀，这些藏在时光里的细碎暖意，比豪言壮语更真切动人。

“先生”，过去是对教师的尊称。这份尊称里，蕴含社会对教育者最朴素的敬意。他们是行走的教科书，却比教科书多了份滚烫的生命热忱，而这样的热忱，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，在老一辈教师身上尤为鲜活。他们带着田埂间的泥土芬芳走进教室，播撒知识种子时，也埋下未来希望的种子；他们用布满粉笔灰的手指在黑板勾勒未来，为迷茫眼神点亮灯盏；他们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把“责任”二字写得笔力千钧；他们没有喧嚣的追捧，却用日复一日的陪伴，默默成为无数人生命里的“摆渡人”。

一个社会的繁华，从来不只是摩天大楼的高度，而是普通人内心的温度。当生活的重压让人喘不过气时，恰恰是这些坚守讲台的身影，像寒夜里的篝火、大漠中的甘泉，用质朴的善意驱散心灵的荒芜。他们让教育剥离功利的枷锁，回归最初的模样。教书育人应是生命的温柔唤醒，应是真诚浇灌成长的土壤。而这份回归，恰是先生“大义”的生动注脚。

这些坚守讲台的教师，用日复一日的付出，诠释担当的真义。正如网友所言，若每位老师都带着这样的赤诚，教育便会成为国家强盛最坚实的基石。这份“大义”，不是惊天动地的宣言，而是藏在为学生垫付的餐费里、藏在深夜家访时踏过的泥泞路间、藏在目送学生远去时眼角悄悄湿润的目光中。

簌簌落下的粉笔灰，是撒向学生的星光，每一粒都带着掌心的温度，泥土与星光交织处，正是先生“大义”深深扎根的土壤。这片土壤，种着责任，也长着温情。这土壤里藏着普通人心中那份对善与美的执着守望，让人们看见先生的“大义”，是以掌心的温度托举民族精神的脊梁；这脊梁上，既扛着知识的薪火，也载着民族的未来。这份“大义”，从不是遥远的道德符号，而是每个教育者都能践行的初心，也让希望的光芒跨越岁月，照亮前行的路。

他的碎话，比啥都让人惦记，温暖我几十年。

黄老师的碎话

□曹建龙

人常说，人老了就爱絮叨。可黄老师那些碎话，初听心烦，久而久之，却受益匪浅。

我上初中时，在第一节课见到他，就忘不了。他五十多岁，不高偏瘦，穿件旧“军装”，最底下那颗扣子松了，用绳子系着，讲课抬胳膊时，绳子跟着晃悠。袖子有些长，他总往上卷两圈，露出凸出的腕骨。

要说谁的声音能让全班同学坐直，那准是他。他喉咙像卡着东西，走路时总“呼哧呼哧”的，那声音就像风刮过漏风的木窗。人还没到教室，那声音就飘进来了，在搞小动作的，立马摊平书，腰背挺得笔直。这种条件反射，比上课铃管用多了。

他的口袋里兜着一块老掉牙的怀表，链儿断了半截，接了一段蓝布条。上课时，他有时掏出怀表，在衣襟上蹭蹭，再拿下老花镜看看时间，又塞进口袋。“上课准时到，下课不拖堂，这规矩不能破。”他举起怀表说。本来讲着课文，说着说着就拐到家常：“父母种庄稼不易，上课得专心。”

那时，晚自习上两节课，多是自己做题，点煤油灯照明。他在教室里走动时，灯火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忽长忽短。他好像很口渴，每天上课，总提个搪瓷茶壶放在讲台上，时不时抿一口。他绕教室走，习惯吭声，见谁灯芯太旺，就蹲下来拧小点：“省着点烧，煤油好贵。”瞧见谁的袖子靠近火苗，伸手拽一把衣角：“当心！衣服沾火星，容易着火，要是烧个洞，你娘会心疼的。”

他教我们语文。要是老师请假，他就夹着教科书，在课桌间转来转去。有一次，他走到我的书桌边，停住，指着我在课本下的课外书说：“这节课由我代课，你倒看课外书？给我站起来背《论语》。”我慌忙站起，一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但最后竟一口气背完，没有漏一个字。他没看我，而是冲全班笑：“大家听到了吧，这孩子记性好，把心思用在正地方，将来有出息。”

对我表扬一番后，又拿起我放在桌上的数学本。见红勾多，点点头；见红叉，就眯眼盯题目，半晌说：“你看，这里少了条辅助线。拿尺子从这儿画到对边中点，是不是就可以做出来？”我吐吐舌头照做，思路果然通了。他摸着我的头笑：“做题跟走亲戚似的，遇墙别硬闯，找着门就过去了。”

每次考试前，他的碎话不少。“选择题先比较，划掉肯定不对的，剩下的再琢磨。”“默写别写错别字，少一点多一横，写错了分就飞了。”“做完题别着急交卷，多检查两遍，别让会做的因为漏题而跑了分。”我们嘴上嫌他絮叨，耳朵却悄悄全收了。

那天我琢磨出，他的碎话没有一句是多余的。分明是怕我们马虎、走弯路，把能想到的都念叨一遍，跟家里老人叮嘱出门的孩子似的。

放暑假那天，他站在讲台上又唠叨：“假期别光玩，得好好学，别偷懒；遇事别慌，多帮家里干家务，去地里搭把手，别去野塘下水，水深危险！”说着说着，声音低了，眼睛横扫全班。我不再觉得他絮叨，反倒盼他多讲会儿。

如今几十年过去，好多事淡忘了，可是无法忘记他卷袖子的模样，掏怀表时衣襟的摩擦声，碎话里藏的惦记。前阵子回老家，路过中学门口，看见一个瘦老头，我突然想到他卷着袖子给我们指路，声音带点“呼哧”，说着：“慢点走，别慌……”

他的碎话，比啥都让人惦记，温暖我几十年。

